

FENGHUOJI



烽火集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高 荣 贵

烽 火 集

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部编

·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·
1978年1月第1版
1978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33,000
统一书号 30086·414 定价 0.42元

目 录

巧运炸药·····	杜锡瑞(1)
金喜鹊·····	韩映山(23)
江村的战斗·····	王军 殷占堂(41)
水上交通员·····	曹治淮(53)
蜡烛颂·····	张同贵(65)
瓜田夺枪·····	阎贵明(80)
敌后电波·····	魏焕宗(95)
海姑娘·····	王书珀(112)
山虎·····	李金明(132)
地下医院·····	王书珀(147)
石玉贞·····	李金明 朱程云(162)
长岭神炮·····	赵凤阳(176)

巧 运 炸 药

杜锡瑞

一

一九四三年的初秋。高粱正晒米，玉米刚灌浆。

几个月来，我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借助一片片青纱帐，到处打击敌人，连续拿下了丁村、陈镇、姜家坨等五个敌人据点，只剩下杨家河、马寨这两个大据点了。杨家河在城东南，马寨在城西南，两地相距二十华里，距县城又都是二十华里左右，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，战略位置很重要。敌人为了保住这两个据点，勒令群众在三天之内把公路两侧十丈以内的庄稼全部砍倒，违者格杀勿论。

我抗日军民针锋相对。为了斩断敌人伸向东南、西南的两只魔爪，县委决定，县大队和各区小队联合行动，先拔掉杨家河据点。先天晚上，部队已在离杨家河三里的程家寨集结，并封锁了通向杨家河的公路。现在遇到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炸药问题。杨家河的炮楼重修以后，全是石头地基，水泥灌浆，砖墙也足有三尺多厚，一般的黑火药是炸不开的。县城的老交通张大叔和几个地下党员，拚着性命，搞到了一批爆破力强的黄炸药。可是，怎么样把炸药运出来呢？

经反复研究，县委决定把运炸药的任务交给二区小队。

这一天的清晨，二区小队队长程华朝着县城方向急急走来。

程华边走边想着出发前首长和同志们的期望，感到肩上的担子不轻。

临出发前，县委王书记紧握着程华的手说：“程华同志，任务很艰巨呀，据可靠消息，鬼子换了防，调来了一个非常狡猾的小胡子队长，又从外县调来了不少便衣特务。你要大胆、沉着，依靠群众。党相信你一定能完成任务。”

县大队长追到了门口，拍着程华的肩膀说：“今天是初六，已经是三天期限的第二天了。明天要是拿不下杨家河，沿途的群众又要吃苦了。”

爆破组的同志把程华围在村口，拍着怀里训练用的假炸药包说：“队长，万事齐备，只欠东风啦。这里边现在装的是黄土，等你回来，要是换上黄炸药，甭说杨家河炮楼是石头的，就是铁的我们也叫它飞上天！”

.....

程华的脚步更快了，踏得大地咚咚直响。

从这条路出去，一上公路就快到城南门了。程华一边走着，一边透过“高粱长廊”机警地向公路上观察。忽然，前边叉道处传来了吆喝声：“驾！驾！哎！越着急越夹脚，倒霉！”

拐过弯来，见有一辆大粪车的左轱辘陷在一尺来深的车辙里。一位老大伯抡着鞭子，使劲地抽着牛脖子。那牛不楞了几下脑袋，四条腿在原地动了动，根本不往前拉。看样子

是拉了几次没拉出来，泄气了。老大伯连急带热，右肩上补了一块黑补丁的深蓝色褂子被汗水湿透了。从这件褂子上，程华认出了这是三里庄的刘成大伯。程华几步赶了过去，小声叫道：“刘大伯”。这声音虽小，刘大伯却感到格外的熟悉亲切。一回头，见是程华，忙把鞭子往车上一扔，拍了一下程华的肩膀，连眉毛都乐弯了。

“亲自出马了？”刘大伯问道。

“对！亲自出马，帮您拉车！”

“哈！哈！哈”两人全笑了。

程华说着话，从大片地里薅来一抱玉米秸子，撅巴撅巴塞在车轮前。刘大伯见程华忙活起来，忙奔到车前扶了扶鞍子，正了正鞅子，紧了紧牛肚带，然后高高举起了鞭子。程华背朝车前，两手死死搬着车轮，前额上暴起了青筋。只听得一声喊：“一、二、三！”加着一声清脆的鞭子，大车忽悠了一下，出了泥坑。车轱辘上的泥啪叽啪叽甩了一地。程华长出了一口气。刘大伯看着程华身上说：“看，闹了一身。”

“没关系！一干就掉了”。程华一边和刘大伯说着话，一边蹲下去用泥沟里的水洗了洗手，又揪了一片高粱叶擦了擦，接着便问：

“炸药还在张大叔家吗？”

“在呢，为这事你张大叔都快愁出病来了。”

“南门情况咋样？”

“进出都不容易，检查得很严，便衣队来回乱窜。你就是拿个西瓜，他们也要切开看看。刚才我还看见一个人出城，连抓的中药包都被挑开，鞋上钉了个掌，他们也摔半

天……这群王八羔子！”刘大伯越说越有气，骂了起来。

“他们折腾得越凶，越说明他们的末日快到了。”程华充满信心地说。

“这话倒在理”，刘大伯点了点头。但觉得这次任务非比寻常，时间又紧，不由得又嘱咐起来：“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，要多加小心。有啥事用着大伯说一声。”

“好！少不了麻烦您！”

两双粗壮的大手紧紧攥在一起。

程华上了公路，回头一望，刘大伯正站在粪车顶上，向他挥动着草帽，一股热浪涌上程华的心头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攥紧拳头，下定决心：虎口也要闯进去，找老交通张大叔接头。

快晌午了，县城高高的炮楼上，一个伪军被晒得冒了油，摘下帽子忽煽着，在炮楼上转来转去。炮楼下，城门洞子倒是个凉快地方。这门洞足有三丈长，过堂风呼呼地吹着，一高一矮两个伪军咣咣呼呼地搜查着进出的人们。护城河外有一棵老槐树，八十岁的老人也说不上这棵树有多少年了。树干很粗，四、五个人围靠着大树歇凉，谁也挨不着谁。树荫下，有出摊卖桃的，有卖黄瓜的，还有卖节节甜的（一种甜秫秸）。程华看了看那些做小买卖的，大步走了过去。原来，这些做小买卖的都是咱们区小队的队员化妆的。昨天接受了任务，大家围在一起开了半宿民主会，最后订下来，由队长打进城去和张大叔接头，其他同志在城门外见机行动。那卖桃的是快嘴小吴，卖黄瓜的是机灵鬼儿小杨。

“喂！来吃吧，洋黄瓜，就剩下这一堆啦！再不买就吃不上了！”

程华走过来摘下草帽，一边煽着风，一边问：“多少钱一斤？”卖黄瓜的伸出了三个手指。

“太贵了，有没有便宜（便衣）的？”

“常到，那都是前天从外县进的货。”卖黄瓜的一本正经地说。

程华心里明白：城里驻有鬼子一个小队，还有新从外县调来的便衣特务。程华假做买东西，琢磨着进城的办法。

一位老大娘挎了半篮鸡蛋向城外走来，刚到门口就被那两个伪军截住了。

“站住，干什么去？”

“闺女坐月子了，去看看。”

“篮子里是什么？”

“鸡蛋。”

“倒出来。”

“那不打坏喽？”

“叫你倒你就倒！”高个子伪军夺过篮子呼噜一声扣过来，垫鸡蛋的麦羽子呼呼直飞，那鸡蛋叽哩咕噜滚了一地，劈哩叭啦破了不少。

“你们不能这么欺负人！”老大娘哭喊着，捡着地上的鸡蛋。

“少啰嗦，快走！”矮个子伪军对着大娘就是一枪托。顺手拾了三个鸡蛋装进裤兜里。

程华看得真切，满肚子的气一下子顶到胸口，手不由自

主地摸了一下腰里的二把盒子。

“你要大胆、沉着……”县委书记的话响在耳边。程华抓住枪把的手忙抽回来，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把衣服上早已晒干的泥巴往下搓了搓。

忽然，从大路上风风火火地闯过五个人来，一身农民打扮，却全留着大分头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

这几个家伙窜到城门口，连眼皮都不抬就往里闯。两个伪军刚要拦阻。领头的那个家伙左手一撩褂子，右手“啪”的一声，把腰里的盒子枪拍得山响，一晃膀子，进了门洞。后边那四个也都学着领头的样子，大摇大摆，把腰里的盒子枪拍出响来，一溜烟窜进了城。

程华眨了眨眼，灵机一动，对小吴说了声：“你们在这等着。”然后转了个身，戴好草帽，大敞开了衣扣，露出了腰里的二把盒子。看着前边几个便衣拐了弯，他便大步向城门走去。小杨、小吴都倒吸了一口气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

矮个子伪军见这回过来的是一个人，忙把枪横过来，挡住了路。程华没减速度，左胳膊一抡，只听“啪”地一声，那伪军的枪被磕脱了左手，正砸在大腿根上，程华右手在二把盒子上猛拍了一下，头也没回进了城。

高个子伪军凑过来对那矮个子说：“这些爷们都有特殊任务，咱惹不起。”

矮个子伪军这才觉得大腿根发疼，用手一摸，腿上起了一个鸡蛋大的包。刚才抢的那三个鸡蛋全被砸碎了，粘糊糊，湿漉漉沾了一裤腿子。这真是有口难言，只好垂头丧气地等着换岗。

二

已是中午时分，老交通张大叔正光着膀子在院里的一棵核桃树下做木匠活。左腿站得绷直，右脚踩着长板凳上的木板，“刺嚓，刺嚓！”有节奏地拉着锯。只见他眉间皱着一个大疙瘩，头上的汗珠，在沾满锯末的脸上冲出一条条小沟沟，掉到木板上，摔碎了。

其实张大叔的汗也是三分热的七分急的。城里的几个地下党员开了几次会，想了不少办法，也没把炸药送出去。眼下，张大叔是一边拉锯，一边想着点子。

“当——当当！”传来了一长两短的敲门声。张大叔连锯都没顾得往外拔，三步并作两步奔到了门口。

门轻轻开了，背着脸闪进一个人来。一转身，把草帽往后一推，“啪！”给张大叔来了个敬礼。张大叔乐得翘起了嘴角，一把抓住程华的手，使劲儿一攥说：“有希望了！”眉间皱了好几天的疙瘩登时散了。

程华觉得张大叔这一攥有些扎手，低头一看，原来是攥了一手锯末子。

“大叔，您又忙活啥了？”

“给铁匠铺打一个风箱，好几天了，没心思做，要不，早完活了。”

“来！我帮您拉锯。”程华伸手就要抓那夹在木板当中的锯。张大叔一把拽住说：“你快给我歇会儿，这事用不着你。”

正在屋里做饭的张大婶，一听说话的声音，就知道是程华

来了。忙往锅里加了两瓢米，然后急急忙忙端出一盆凉水米。

“程子，你咋总没来啦？”

“大婶，你好啊？”

“好！快来擦擦汗。”张大婶把盆放在板凳上。

“哎，小锁呢？”程华往院里扫了一眼问道。平时程华来，只要小锁在家，他总是第一个蹦出屋，抱住程华的大腿。

“整天抠沙子玩泥的，谁知道跑哪去了？半天没上家了！”张大婶两分埋怨里夹着八分疼爱。

“别管他，一会儿就该回来了。快来擦擦吧！”张大叔把盆里的一条新毛巾轻轻拧了拧，塞在程华手里，打趣地说：“啥人啥答对。这条毛巾是你大哥从部队上捎回来的，藏了快一年了，你大婶也舍不得让我用，嗯！”说完又故意瞅了老伴一眼。

张大婶“噗哧”笑出声来：“就会说怪话，你这条不是在这吗？”说着从核桃树枝上拽下了一条旧毛巾，扔给张大叔，笑着进屋做饭去了。

程华打开新毛巾，两端的红星被水一浸，显得格外鲜红。看到红星，他仿佛看到了我们的野战部队正在山区、平原的各各战场狠狠地打击敌人。红旗飘飘，红星闪闪，军号嘹亮……他的心跳快了。

“快擦吧！”张大叔催促着，把自己那条旧毛巾也在盆里涮了涮。

“大叔，您使这条吧！”

“一样，我这有。”张大叔说着用旧毛巾把脸一擦，又往脖子上一抹，然后“啪哒”一声抡到背后，搭到脊梁背上，凉快得倒吸了一口气。接着说：“等到解放了，我把那条毛巾

扎到脖子上。”说完哈哈笑了。

“你也不怕别人说你老来少。”张大婶一边用箢篋捞着锅里浮起的高粱壳子，一边探出头来插了一句。

“怕啥，上边有这个。”张大叔用手指了指毛巾上的红星。

程华生怕弄脏那两颗红星，用手攥住毛巾两头，小心地擦了擦脸，然后又把毛巾洗净，搭在一条晒衣绳上。张大婶忙出来又在毛巾上盖了一层布。

程华回到核桃树下，瞄着线拉起锯来。张大叔一把夺过来说：“几时来也闲不住。”程华知道张大叔的脾气，也不再争，从房檐下拎来一个麦秸编的墩子，坐下来，抓住锯的下端，对张大叔说：“来吧，还是一块拉。”

锯，一分一寸地进着……程华把从小杨、小吴那了解的情况同张大叔又进一步核实了一下。

锯，一上一下地拉着……程华的心七上八下地翻腾着：炸药……炮楼……庄稼……群众……

不知不觉，三尺来长的木板锯到了头。张大叔拿过刨子把锯口刨了刨，又把一个没安底的风箱搬过来，对程华说：

“好了，别发愁了，先来帮我把风箱的二层底钉上。”

“二层底？”程华心里一亮，忙搬过风箱一看，高兴得一拍大腿蹦了起来。原来这风箱是上下两层，上层较大，是鼓风箱，下层较小，是出风道，外形却是一个整体。抽开顶部的活板，也只能看到上层的鼓风箱，下层里有啥东西是神鬼不知。

“大叔！有办法了！”

“啥办法？”张大叔一听说有办法了忙停住了手中的锤

子。

“咱就用这二层底把炸药送出去。”

“那一次才能装多少？得用多少风箱，还不叫敌人查出来？”张大叔摇摇头又举起了锤子，没留神，“光！”钉偏了一个钉子，忙用钳子夹住钉子头往外拔。

程华一把抓住张大叔的手说：“大叔，您放心，咱用三里庄刘大伯赶的粪车！”说着话，一攥张大叔的手，两人一使劲儿，拔下了这颗钉子。

“啊！——好哇！”张大叔左手一拍风箱，乐开了满脸的皱纹。

程华把嘴凑到张大叔耳边，小声说：“大叔：这炸药最晚要明天运出，我看今天下午就得去三里庄改装粪车。”

“哎呀，那粪车是大地主陈老歪的。”

“先叫小杨通知刘大伯把粪车底弄坏，眼下正是白菜施肥季节，陈老歪一定着急，咱们下午就到。”

“中，我去通知小杨”张大叔抬腿要走。

“光当！”门被推开。扑啦啦，正在门口啄食的一只大公鸡被惊得飞上了猪圈墙。是小锁跑回家来了。手里还托着一块黑泥。一见程华，喊了声：“程叔！”把手里的泥一甩，扑了过来。

“别摸你叔一身泥”张大婶喊了一声。

“没事”。程华说着，抱起小锁问：“玩啥去了？”

“那不！”小锁指了指那块摔瘫在地上的黑泥。程华一见黑泥，心里又有了主意，放下小锁，捏起小泥人儿来。

“快洗手吃饭吧，又当孩子头儿了。”张大婶招呼着。

“不忙。”程华答应着，拿起张大叔画线用的笔，在小泥人儿中间插了个眼儿。写好一个纸条塞在里边，又用泥封好。

张大叔看得清楚，手里忙着收拾工具袋，心里暗暗高兴：小程子真有点子。

泥人儿捏好了，程华递给小锁说：“去！到南门外大槐树底下找你小杨叔换黄瓜吃。”

小锁心领神会地答应了一声，连蹦带跳地跑了。

三

“叭！”一声清脆的鞭子甩开了晨雾，一辆粪车上大路。刘大伯照常坐在车沿上。粪柜前头，垫了一捆草，上边坐着一个人，尽管大车左一歪又一蹶的，那个人却坐得稳稳当当。这不是别人，正是程华。

原来，昨天下午城里张大叔来修车，程华扮成刘大伯的外甥，来看舅舅。一见刘大伯不在家，便奔到菜园，帮着修车，忙活了半天。那陈老歪见程华小伙子能干，还约他秋收时来打短工呢。程华答应他，过几天准来。

高粱长廊里，一老一少正在闲谈。

“常言说：‘大雾不过三，当日是好天’，今几天错不了。”刘大伯回过头来说。

“今天是七月七，牛郎会织女，一年一次，老天爷还不给安排个好天啊！”

“哈！哈！哈！”说着，两个人都笑了。

快上公路了，忽然车前窜出一只鹌鹑，顺着辙边的小路

往前窜着。

程华接过鞭子和刘大伯换了一个位置。只见他右手在空中划了个圈儿，身子往前一探，“叭！”鞭子响了。那只大鹌鹑被鞭梢掀掉了脑袋。程华跳下车，捡起死鹌鹑，往车上一扔说：“留着给张大叔家的小锁烧着吃。”

“程队长，好鞭头子！”刘大伯翘起了大拇指。

“嘘……舅舅，我叫八斤！”

“对！八斤！”刘大伯笑着又问道：“啥时练的鞭子？”

“哎！说起来话长了。我爷爷给地主赶了一辈子车，后来叫大车轧断了腿。地主不给治，把爷爷一脚踢出门去。爷爷临死的时候，拉着我的手说‘啥时要能赶上自己的车就好啦’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学打鞭子，准备将来赶咱穷人自己的车。家穷得连鞭子也买不起。春天就用榆树皮拧鞭子，夏天就用青麻搓鞭子，秋天就用棉花秸皮编鞭子，冬天找条绳子当鞭子。一有空儿就‘叭！叭’地甩。后来练得想打哪打哪，在地上插个秫秸，秫秸顶上放个小砖头，一鞭子下去，能把砖头打飞，秫秸不动。”说着一扬手“叭”一声，一只蜻蜓跌落下来。

“好！有你这好把式，今儿咱这车是出不了啥事的！”刘大伯高兴极了。

“也得多加小心，今天是县城的大集，盘查得一定更严。”

果然如此，县城门口，挤了一大群等着检查的人。

程华在护城河外下了车，右手晃着鞭子，左手挽着缰绳，朝坐在大槐树下的小杨和小吴点了一下头，大声吆喝着：“挂腰喽，挂腰喽！”

人们闪开了一溜胡同。

站岗的伪军见是天天来的粪车，简单看了看放了进去。

粪车下层装好炸药，上面再掏满一柜大粪，出城的时间比每天晚了一点儿，快晌午了。

虽说是立了秋，可秋后有一伏，还是热得出奇。

大粪车从街上一过，粪柜后头挂的两个掏粪桶叮叮当地响着。这倒省了程华老喊“挂腰了。”那些穿罗纱、打凉伞的阔少爷、娇小姐，象见了怪物一样，躲得老远。雪白的手绢连鼻子带嘴捂得严严实实，使劲憋着气，涨紫了脸。还有的朝着程华一个劲儿地摆手，叫他快点赶过去。

大车一拐弯儿，进了直冲城门的大街，情况有了变化。老远就看到了鬼子血腥的膏药旗在城门口插着，象灵幡一样直呼嗒。

程华转脸对刘大伯说：“鬼子亲自检查了”。

“嗯”刘大伯也看见了。

大车进了门洞子。两个鬼子正在搜查一个年轻人，程华见是好机会，用手使劲儿一掐老牛的尾巴根儿。牛尾巴根感觉最灵敏，老牛一摆尾巴，大车冲出了门口。站岗的伪军正是昨天中午那两个，矮个子歪头瞅了瞅程华，眨了眨眼，对瘦高个说：“这个人象在哪见过？”说着上前要追车。瘦高个一把拽住说：

“哎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过去算了。要真是八路，你瞧他那个头儿，咱三个五个的也不是对手。”

说话间大车已过了护城河，程华、刘大伯心里一阵轻松。

“咳！大车的站住！”炮楼上一声怪叫，接着城门口的两个鬼子在一个鬼子小队长的带领下追了上来。

原来，鬼子小队长在炮楼上用望远镜盯着城门口，发现伪军没有检查粪车，便跑下炮楼象疯狗一样追了上来。

两个伪军也跟了过来，瘦高个忙解释：“太君，这是三里庄陈东家的大粪车”。

“混蛋！粪车也要检查”鬼子小队长骂着，给了瘦高个一脚，又叫过一个鬼子兵：“快，回城门口去！”

程华知道硬走是不行了，就准备沉着地对付面前的鬼子和伪军。

这个鬼子小队长是个有名的“狐狸”。高颧骨，瘪瘪腮，鼻子下的一撮小胡子象按上去的一块羊粪疙瘩，深眼窝里夹着一副老鼠眼，放着贼光。他直盯盯地望着程华，走了过来，胸前的望远镜左一摆右一晃。

小杨、小吴有些紧张了。

“你的，什么人？”鬼子小队长一把抓住程华的衣襟。

“他是我的外甥。”刘大伯说着慢腾腾地从车上下来。

“外甥？进城来，什么的干活？”

“舅舅膀子中了风，赶不了车，我来帮着赶车掏粪。”

“那老头还来干什么？”鬼子追问着，贼眼盯到刘大伯脸上。

刘大伯慢声慢语地说：“我不带着他，他知道上哪儿去掏？”

“什么名字？”

“八斤！”